

有勇气的总统候选人：印尼防长



洪培才 作者简介 洪培才。印尼社会活动家。印尼留华同学会

主席、印尼工商总会高级顾问、上海印尼商会会长。

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普拉博沃(Prabowo)先生于6月3日在新加坡参加第20届Shangri-La Dialogue 香格里拉对话会时,提出了一项解决俄乌冲突的“和平方案”,内容包括停火、建立“非军事区”、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等。

普拉博沃当天所提上述“和平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冲突双方在当前位置停火;冲突双方从各自当前阵地撤退15公里,建立“非军事区”,且“非军事区”由联合国部署的维和部队观察和监控;联合国应在“有

争议地区”组织全民公决,以客观地确认当地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普拉博沃称,印度尼西亚准备参与所有这些进程,包括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框架内派遣本国军人。

普拉博沃的和平建议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受好战的西方政治家批评,在场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称,“我们需要让乌克兰实现和平”,但必须是“一种公正的和平,而不是(让乌方)投降的和平”。

对西方人士的疑问,普拉博沃有点不耐烦,他提高嗓门回应说,“问问咱们亚洲人,印尼人,他们曾经被侵略了多少次,被欺负多少次?上世纪越

南、老挝、柬埔寨、印尼、中国、朝鲜等国家都遭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不只是在欧洲存在侵犯主权的行”。我正在提出一项解决冲突的方案,我们印尼从二战结束后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行动”。他最后补充称,“我不是在(俄乌冲突)说谁对谁错。”他的意思,你们这些西方人士,根本不要和平。

后来我看到在西方国家主流媒体,评论说印尼国防部长的方案和印尼总统去年提出的方案有冲突。他们故意这样评论,想挑拨离间总统和他的部长的关系,好像印尼防长不代表印尼政府说话。

哈哈,我笑了,那些西方人不懂印尼内卷,不懂爪哇人的智慧。印尼总统是爪哇人,他想说的“狠”话会让他的部长帮他说出来的。

去年第19届的“新加坡峰会”,印尼防长也十分支持中国,把美国气坏了,后来听说美国不签签证给印尼防长,又把他放进“黑名单”。

我去年七月第19届峰会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朋友》: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先生,昨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第二场全会“管理多极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发言时说,亚洲国家都有曾被大国支配、奴役和剥削的共同经历,因此

区域国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友善的环境,以“亚洲方式”解决分歧和挑战。亚洲向世界证明,即使是敌人也可以化解矛盾,因此实现了接近50年的和平、友好合作与繁荣。普拉博沃也为中国近年来的崛起说话。他说,印尼相信中国领导人将以智慧和仁慈担负起他们的责任,“因为这是他们的哲学教诲,孔子和所有中国伟大哲学家都教导大家,权力和领导力必须伴以仁慈”。

所以我个人觉得,印尼防长普拉博沃先生的立场不变,都是在用历史警告西方人不要到处制造麻烦,我们亚洲人,印尼人是不会同意的。

首次提出建文帝落脚峇眼亚比

——印华已故作家莫名其妙的《历史的迷思》



上世纪60年代峇眼街景



上世纪60年代峇眼码头

巴厘：意如香

1997年6月22日,莫名其妙首次在《印度尼西亚日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历史的迷思》,首次大胆断明惠帝朱允炆(也称建文帝),出亡落脚于印尼廖省峇眼亚比一带,现节录如下:

……我曾乘船在峇眼亚比停留,再经亚沙汉到达棉兰。峇眼的华裔占人口的90%,他们世代以捕鱼与造船为生。淳朴的民风古老的风格特别吸引人。

每年农历5月16日,这里举行特殊的,罕见的祭拜“王爷”的仪式,其中又以焚烧大龙船的节目最为隆重,许多外地人每年这一天,都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观看这空前的盛况。

但“王爷”是谁?无人知晓。还有耐人寻味的是,这里大多数人家都姓“洪”,为什么如此呢?没有人能回答。

峇眼亚比像是蕴藏着什么秘密似地让人深思,我和好友试把峇眼亚比与中国的历史连在一起。

明朝有个叫明惠帝被推翻后,在中国历史上,其下落至今不明,史载明惠帝恐被追捕,因此率大批人马乘船逃遁。

我们大家都知道郑和七下南洋的史实,但少有人知道郑和的其中一个使命是为了追捕明惠帝回朝,但终无所获。

据说明惠帝的登基大典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农历5月16日,这与峇眼亚比人祭拜“王爷”的日子不谋而合。

另外“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明惠帝的一批随从逃遁海外后,为了表示对故土与故主的思念与忠心,他们集体隐名改姓洪,好像不无道理。峇眼亚比的造船业,也是源于这批南下的船队之后开始的。

峇眼亚比的得名,极可能是明惠帝搭乘的龙船到达荒僻的海边后,为避人耳目,因此连夜将之焚烧,当地居民看到熊熊大火之后,Bagan Si apiapi 因而得名。

基于以上种种,可以这样推断:明惠帝是在峇眼亚比落脚隐居,直至终老。

峇眼居民祭拜的“王爷”,实际上就是明惠帝的化身。

那些洪姓人家,就是明惠帝和其随从的后裔子民。

离开峇眼数十年了,但我始终牵挂和难忘,它甚至常在我的梦中出现。

峇眼亚比,你历史的真相何时能大白于天下?我心里不断这么问着……

莫名其妙这篇《历史的迷思》,一经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印度尼西亚日报》一场长达数年的笔战。有人草率地把峇眼人的祖先说成“不是王爷,是强盗”,即刻引发诸多峇眼人的不满与议论,其中包括云风文友,纷纷发表了诸多有关《峇眼开城记》的据实文章,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开始浮出水面。长达数十年,人们从未停止对峇眼亚比历史谜团的探索。深信,有朝一日,明惠帝下落之谜,这个牵动了众多峇眼父老乡亲的心结,终会有一个清晰圆满的答案,还望国内外的史学家,予以重视进一步深入探究,让历史真相还原原本还原事实,大白于天下,是为众所期盼。



椰城黄氏捐献明朝古董两件(正反两面)

这个中国倡议的“拉美热度”

为何不断攀升?

国际锐评

来自厄瓜多尔的玫瑰在中国“花城”广州供不应求,古巴等国纷纷在中国电商平台开馆,拉美地区的牛肉也不断拓宽中国市场……中拉合作怎么这么“热”?或许可以从哥伦比亚前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近日接受采访的表态中找到答案:“我们在太平洋的这一头,我们企盼有个共同发展的倡议能跨越太平洋。”

这个共同发展的倡议正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拉美地区,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热度不断攀升。最近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事情是,阿根廷经济部长马萨前几天访华,中阿两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这是继去年2月阿根廷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阿合作的又一成果,意味着双方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也是在最近,第九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基础设施合作论坛在澳门闭幕。根据官方消息,与会嘉宾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拉美社报道说,“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庞大的基础设施和合作网络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而拉美就在其中。

根据最新统计,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已扩大至21国。为什么这一倡议在拉美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推进的合作既有广度,也有深度,让中拉人民真正受益。

目前,中国已经连续10年保持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2022年,中拉贸易总额达4857.9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可见,共建“一带一路”,最直接效应是拉高了中拉贸易额,让拉美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此外,由于“一带一路”一些合作项目位于拉美国家偏远地区,它们的落实直接促进了当地发展和就业,改善了民生。比如,阿根廷胡胡伊省高查瑞省是该国最不发达地区之一。2017年中国在当地投资建设南美地区装机容量

最大、海拔最高的光伏电站项目,并于2020年9月正式投入商运。项目发电第一年就解决了周边十几个村庄的就业问题。截至2023年2月底,项目累计发电174万兆瓦时,极大缓解了当地的用电紧张。

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给拉美国家注入了发展新动能,增强了它们自我发展的能力。现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正成为中拉合作的新亮点。在日前闭幕的第九届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上,不少拉美与会者表示,中国有技术和经验上的优势,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了绿色经济、数字经济、高新技术等基础设施合作的高质量发展,给拉美地区转型和发展带来了新动力。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较大困难。拉美国家在不断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同时,日益认识到,移植西方经验没有取得好效果。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为它们提供了解决发展问题的新方案。

很多拉美人士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既不具有强制性,也不附带政治条件,提供的是发展新思路和新路径。哥伦比亚埃斯特纳尔多大学学者大卫·毛里西奥评价说:“如今,我们看到,加入这一重要倡议的国家,拥有更好的贸易条件,更多的国外市场准入、更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更平等的互动对话以及更深入的文明互鉴。”他预计,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未来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数量还将进一步上升。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将为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机遇。搭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便车”,中拉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给双方人民创造更多红利。在这一过程中,拉美人民将会更加体会到那句本土谚语的真谛,“真正的朋友,能够从世界的另一头触及到你的心灵”。

独立准备调查会和独立准备会中的华人代表

廖建裕

在日本占领时期,印尼区域被划分为三大军事管辖区。苏门答腊归第25军管辖,爪哇归第16军管辖,其余领土则由海军管辖。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军事形势日趋紧迫,为了取得印尼人民的认同,日本政府成立了若干顾问委员会和独立准备机构。耐人寻味的是,日本还将少数的外来族裔代表纳入到这些机构中。(见表格《印尼向委员会中的华人代表》)

自1944年起,驻爪哇的日本占领军政府放松了在政治上的监视,印尼人民得以有更多的自由抒发自己对于国家独立的愿望。1944年9月7日,日本首相小矶国昭(Kuniaki Koiso)宣布允许东印度(即印尼)将来会独立。

踏入1945年,日本的太平洋防线开始逐步瓦解,且打拉根(Tarakan)和麻里巴板(Balikpapan)等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已被盟军占领。面对如此岌岌可危的局面,由中尉熊吉原田(Kumakichi Harada)领导的驻爪哇日本占领军政府在1945年3月1日宣布成立独立准备调查会(日文Dō kuritsu Junbi Chō sakai,印

尼文Badan Penyelidik Usaha-Usaha Persiapan Kemerdekaan,简称BPUPK),这也是该机构沿用到现在名称,因为日语的官方名称中并没有用“印度尼西亚”这个词。

独立准备调查会(BPUPK)的职责是制定宪法,而首要讨论的问题将是将要建立的国家所需要的国家基础。管理层包括协商机构和行政办公室(Djamhari 2010:120-121)。协商机构由1名主席,2名副主席以及60名成员组成。随着后来的发展又加入了6名新成员,机构人数共69人,独立准备调查会(BPUPK)中有一位阿拉伯人,一位荷印混血人士以及四位华人。这四位华人分别是:林群贤(Liem Koen Hian, 38岁),黄宗孝(Oei Tjong Hauw, 41岁),黄长水(Oey Tiang Tjoei, 52岁)和陈荣华(Tan Eng Hoa, 38岁)。

许多当代文献以及学术研究都记载了上述四位华人参与独立准备调查会(BPUPK)的事实。其中最早记载相关内容的著作,是由穆罕默德·亚敏(Mu-

hammad Yamin)编写的《1945年宪法第一卷草案》(1959年出版,1971年重印),其中某些部分在日后成为巨大争议(见 Hadi, 2008; Adam, 2011:32-37)。该书收录了独立准备调查会的会议座位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各位代表的名字以及座位号:黄长水(13号),黄宗孝(15号),林群贤(32号),陈荣华(38号)。亚敏(Yamin)还收录了四位华人的发言记录。

几年后,国务秘书处正式公布了独立准备调查会的会议内容,即《1945年5月29日至1945年8月19日印尼独立准备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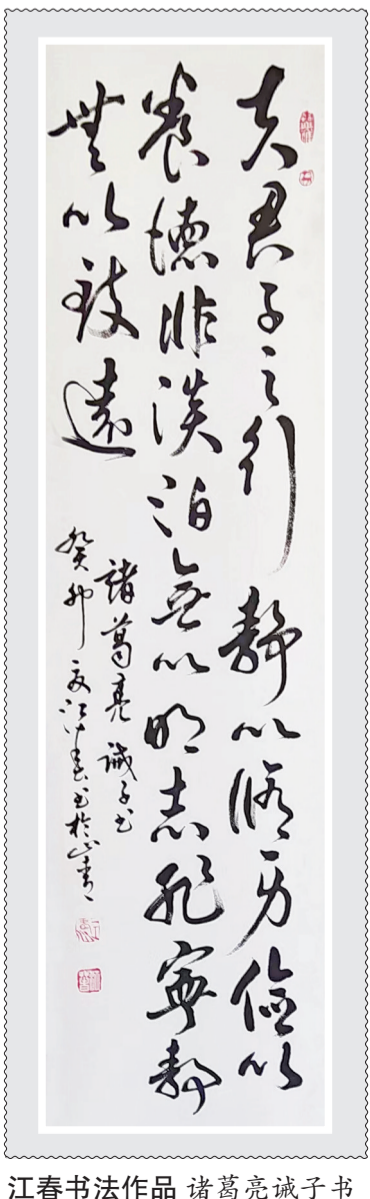
会(BPUPKI)及印尼独立准备会(PPKI)会议纪要》。该报告由萨佛洛丁·巴哈尔(Saafroedin Bahar)、南妮·胡达瓦迪·斯娜嘉(Nannie Hudawati Sinaga)和阿南达·B.库苏马(Ananda B.Kusuma)共同编辑完成。这本会议纪要因为增删需要,经历了多次改版:第一版(1980年),第二版(1992年),第三版(1995年)以及第四版(1998年)。阿南达·B.库苏马(Ananda B.Kusuma)在该书中还收录了独立准备调查会成员的简历资料,其中包括四位华人成员(虽然材料不完整)以及他们各自的照片。

独立准备调查会在1945年5月至7月间召开会议。虽然宪法所需的各类材料已经大体准备妥当,但日本却仍不允许印尼独立,看起来对独立准备调查会仍然抱有戒心。然而,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陷入困境,许多日本占领地区已被盟军攻克。1945年8月7日以及8月9日美国还分别向日本广岛(Hiroshima)和长崎(Nagasaki)投放了原子

弹。同年8月8日,日本解散了独立准备调查会(BPUPK),成立了独立准备会(日文Dō kuritus Junbi Linkai, 印尼文 Panitia Persiapan Kemerdekaan, 简称PPK)。苏加诺和穆罕默德·哈达分别担任其主席以及副主席。该组织成员只有27人,叶全明(Yap Tjwan Bing, 1912-1988, 时年33岁,第9位)为其中一员,后来加入印尼民族党(PNI)。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8月17日苏加诺·哈达宣布印尼独立后,独立准备会(PPK)于8月18日召开会议。

会议通过了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BPUPK)制定的《1945年宪法》,删除了1945年7月17日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BPUPK)商定的1945年宪法序言草案中所载的“……穆斯林有履行伊斯兰沙里亚法的义务”的条款。“该修订当时完全没有任何引起异议并且快速获得通过。这一历史性的决定大大地推动了印尼共和国的成立。(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

日本在爪哇成立的顾问机构中的华人代表 (1943-1945)		
机构名称	机构名称	机构名称
中央顾问委员会 (Dewan Pertimbangan Pusat)	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 (Badan Penyelidik Usaha-usaha Persiapan Kemerdekaan)	PPK (独立准备委员会) (Panitia Persiapan Kemerdekaan)
成员人数 40人	成员人数 69人	成员人数 27人
华人代表 林群贤 (林加达) (Liem Koen Hian) 黄长水 (黄加达) (Oey Tiang Tjoei) 黄宗孝 (三安泰) (Oei Tjong Hauw) 叶全明 (方捷) (Yap Tjwan Bing)	华人代表 林群贤 (林加达) (Liem Koen Hian) 黄长水 (黄加达) (Oey Tiang Tjoei) 黄宗孝 (三安泰) (Oei Tjong Hauw) 陈安华 (陈水) (Tan Eng Hoa)	华人代表 叶全明 (方捷) (Yap Tjwan Bing)
其他少数族裔代表 A.R.巴斯丹 (阿拉伯) (A.R. Baswedan) P.F.达勒 (印尼) (P.F. Dahler)	其他少数族裔代表 A.R.巴斯丹 (阿拉伯) (A.R. Baswedan) P.F.达勒 (印尼) (P.F. Dahler)	参考资料: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1944-1948年日本占领下印尼政治的若干问题) (纽约:柯林斯, 1964年) 第18, 63页



江春书法作品 诸葛亮诫子书